

禮記纂言

十四

文王世子第八

方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自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謂之世子此篇所言主於世子之事而文王之為世子可為法於後世故以名篇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

全三十一

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

上切食上時掌切齊測皆切養羊苟切

鄭氏曰世子之禮止此存其記也朝夕朝朝暮夕也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節謂居處故事復初憂解也在察也問所膳問所食者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饌必敬視為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藥必親嘗試毒味也嘗饌善謂多於前後初復常所服也孔氏曰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方氏曰色憂不滿容者蓋喜之類為陽憂之類為陰陽饒而陰乏故憂則容不滿也玉藻所



謂親瘠色容不盛是也齊玄而養必致齊而身服玄也

右記世子之禮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朝音潮衣去聲又如字莫音暮後皆同

鄭氏曰三皆曰朝以其禮同御如今小史直日者文王乃喜者孝子恒兢兢也又復也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

文王世子

卷二

也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

退反其寢也孔氏曰子朝父母每日唯二故內則云昧

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簡今三朝禮同是聖人

之法方氏曰內則言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昧爽而

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至於大寢門之外

而此言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

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矣又有日中之朝此蓋聖人之

制內豎即周官掌內外之通令者御則御於君所者也

與御妾之御同義節謂起居之節也不安節則以失常

而疾生文王乃喜則親喜而已亦喜也文王色憂則親

憂而已亦憂也復初則親復常故也視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之類問所膳則欲知親之好羞也膳宰即膳夫也原與原原之原同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

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說他活切飯我晚切下皆同

鄭氏曰帥循也庶幾程式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

也一飯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長樂劉氏曰文王減

膳武王亦減膳文王加飯武王亦加飯以已程其親之

食力也方氏曰武王之事文王盡循文王之所以事王

季者而行之子之於親日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說今

文王世子八

三

為親疾跬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人之飲食或疏或數時

其飢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

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

旬有一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

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

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

九十吾與爾二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女音

同後

方氏曰旬有二日記其寢疾之日鄭氏曰間猶瘳也問

何夢間後容臥也帝天也撫猶有也年天氣也齒人壽

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孔氏曰文王繼王季為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廬陵胡氏曰武王意以齡為善故當撫有九國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云九國未賓詩書云王者皆追稱爾而此稱君王皆不足信入之考折天定其數而曰吾與爾三是不知命非文王之言也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中身謂五卜也中身以後享國五十年則百矣云九十七非也澄曰此蓋周末之時有一等雜書之言以為武王嘗侍文王之疾至旬有二日乃瘳而文王因問武王有何夢也其說皆謬妄不足深辯作記者又不能精擇而以附綴

文武為世子之事

○文王之為世子也

鄭氏曰題上事也澄曰按古書之體多如此皆撮其事之綱以題于所紀事之後此句舊本誤在下章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之下今移實此章末

右記文武為世子之禮凡二節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蒞音吏相去聲長知兩切後皆同

方氏曰蒞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

於阼以著代繼體之君臨朝行事謂之蒞阼蒞言臨之
踐言履之成王主也故曰蒞周公相之故曰踐此輕重
之別也鄭氏曰成王幼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
代履阼階攝治天下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六使與
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孔
氏曰周公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行世子之法以示
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若成王不能法效則答伯禽
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
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

人文王世子八

五

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于鄭讀為迂或如字

此引夫子之言以證上文所記之事鄭氏曰聞之者聞
之於古也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孔氏曰仲尼聞古
之亡為八臣者有益於君而處危亡縱或殺身猶尚為
之况周公善其君而居尊顯乃廣大其身乎是於身優
饒也長樂陳氏曰迂身以善其君者易殺身以有益於
君者難為人臣者於其難者猶尚為之况其易者乎此
周公所以優為之也方氏曰優言為之有餘也于與于
則于同廬陵胡氏曰漢書匈奴傳云于者廣大之貌澄
按如方胡說則于讀如字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此言爲世子之時當教之以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幼之義蓋知爲人子之義然後它日可以爲人之父知爲人臣之義然後它日可以爲人之君知爲人幼而事人之義然後它日可以爲人之長而能使人也成王年幼不能蒞阼階以行天子之事必須教之以爲世子之法然欲以成王爲世子而教之則今旣不爲世子而爲天子

矣無爲猶言不爲也是故舉世子所當學之法加之於伯禽之身使之與成王同居成王每日親見伯禽所學爲世子之法則自能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即所謂世子法也上文言道此文言義道謂所由之路義謂所宜之理其實一也今按此篇所記周公之教成王可謂曲盡但稽之事實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流言殷人謀叛其時周公即出居東而平殷亂伯禽亦出就封而征徐戎其後周公三年而歸則相成王東伐安得有伯禽同居學世子法之事或疑武王在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共學令觀伯禽所學而效之而記

者誤傳以為武王崩後之事也

○周公踐阼

鄭氏曰亦題上事澄曰舊本錯簡在下文世子之謂也
下

右記成王學世子之禮凡二節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鄭氏曰中心中也懌說懌孔氏曰樂以和諧性情禮以
敬正容體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在外從外而入
中交間錯雜於中宣發形見於外內外有樂心悅貌和

文王世子八

七

故懌內外有禮貌恭心敬溫潤文章故恭敬而溫文馬
氏曰樂脩外禮脩內教之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交錯
於中則不止於脩外樂發形於外則不止於脩內此禮
樂之合也方氏曰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溫則
不暴文則不野懌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溫文言禮之
成如此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
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
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
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

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大音泰少去聲行下孟切

真氏曰前言禮樂者教世子之具此言師傅者教世子之人養者從容啓迪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它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大傅以審示言謂脩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大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互相發也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朱子曰養謂

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鄭氏曰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浚成長之大傅示之爲行其禮少傅審喻之爲說其義在前在後謂在學時出入謂燕居出入時慎其身者謹安護之孔氏曰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師教世子以所行之事使世子曉喻於德義保則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歸於道諸於也方氏曰禮樂者教之道也有教之之道苟非教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養之將以成其材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教養之道欲其知此而已保則親也故入則有保師則正也故出則有

師分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則左右前後出入起居師也傳也保也未嘗不在焉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孔氏曰記者古有此記記曰至惟其人皆古記之語語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解之也澄曰周之時大師大傅大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曰四輔周之師即虞之疑周之保即虞之丞周之傅即虞之輔弼夏商或與虞同或與周同不可考記者總虞夏商周言之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虞之設四輔及周之設三公皆不

必備其官及者非謂既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之間不言傅疑丞之間不言輔弼者從省以便文也鄭氏曰記所云謂天子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長樂陳氏曰有聖人之能有賢者之能所謂使能者兼聖賢而言山陰陸氏曰官不必備言難其人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有德之稱上既引古記之言此又引有德者之語以足前義二德字其一衍謂師傅保得人則所教之人其

德完成受教者之德成則教者為有功而教者之道尊
隆教者之道尊則所教之人能求賢審官而百官無不
正百官無不正則君明臣良政事脩舉而其國無不治
如此則可以為人君矣故曰君之謂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
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凡天下之為人父者於其子雖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
也凡天下之為人君者於其臣雖有君之尊而無父之
親也唯君之於世子其親則父其尊則君既為之父又
為之君然後能兼天下尊親二者而有之有之謂有父

之親有君之尊也彼但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者猶不
可不知教其子况兼親尊二者而有之者其於教世子
而可以不慎乎慎謂盡其心盡其道而不敢忽慢簡略也
鄭氏曰處君父之位而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
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
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
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
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

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學之音效

孔氏曰物猶事也一事謂與國人齒讓三善謂衆知父子知君臣知長幼也世子唯在學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否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也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之人答之也父在則常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不言只在則禮然而云長長者以世子無兄故也國人聞世子居臣子之禮於是各知尊其君父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

文王世十八

君在爲臣禮也斯語辭也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也鄭氏曰學教也長樂陳氏曰知爲父子則孝知爲君臣則忠知爲長幼則順孝弟忠順立而國治矣方氏曰齒讓者序齒而相讓也父在斯爲子以其天合故直言爲君在斯謂之臣以其人合故止言謂之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長幼則內外之所兼有也內外治則國其有不治者乎澄曰得者謂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無所失也

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

也

新安王氏曰樂正司業下文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又
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
而鄭氏以為司徒之屬師氏誤矣鄭氏曰司主也一一
人也元大也良善也真正也孔氏曰樂正主天子詩書
之業父師成就其德行一人謂世子一人有大善則萬
國以正也

○教世子

鄭氏曰亦題上事澄曰舊本錯簡在一獻無介語可也
下

右記二王教世子之禮凡二節

凡學世子及學士文時

學世子學士並音教下並同

前章言教世子之法備矣此章兼言教士故於音首發
凡并言二事鄭氏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
四時各有宜孔氏曰時謂四時即下春夏干戈春誦夏
弦之類是也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
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誓
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誓宗言

在上庠

大胥如字大師音泰大樂正同

鄭氏曰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用春夏動

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詩
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
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
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板以
待致諸子春入學合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
子舞羽吹籥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
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
也春誦謂歌樂也夏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
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二
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

八文五世子八

十三

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
已同也孔氏曰萬舞用干故象武若其大舞則以干配
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若其小舞則周
禮樂師較舞干舞是也籥舞不用兵器故象文此籥師
教之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籥是籥師既教之又教
籥此小樂正教于周禮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職
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此有大樂正小樂正而周禮有
大司樂有樂師大樂正即大司樂小樂正即樂師也周
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
胥謂大胥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南

樂故云胥鼓南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二十升於大學者於東序是大學也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誓宗也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也弦謂以琴瑟播詩之音節詩音即樂章也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秋又屬陰陰主體質故學事澄曰按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也此云胥鼓南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爾天台陳氏曰詩以南與雅合言南屬文明之方所謂治安之風也若以南為夷樂安得如詩所謂不僭者哉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文王世子八

天十四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孔氏曰此一凡包三事也三事皆有威儀故小樂正詔告世子及學士於東序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祭未及養老亦皆合語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此先言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故知是鄉射鄉飲大射燕射等旅酬之時合語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

說如字論平聲又去聲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義也成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孔氏曰小樂正既教以三者之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之義理學以干戚謂祭也祭則舞干戚語說謂合語也命乞言者大樂正命此世子及學士於老者而乞言也前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序在合語之上此不言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干戚語說乞言二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也小樂正教威儀詔之東序大樂正授數亦在東序也新安王氏曰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

之也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弦誦之歌書禮之文無一不盡而非教者為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為之論說也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澄按鄭注以大司成為師氏考之周官師氏雖為教官之屬掌以德行教國子及以中失之事教國子弟而凡貴游子弟學焉然不言教於國學之中此章所記皆是國學之教大樂正即周官大司樂也大司樂掌建國之學政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其下樂師亦掌國學之政大胥小胥

亦然所謂大司成疑王氏之說為得蓋三者之禮皆由大樂正授以篇章之數小樂正依所授之數而教詔之教詔者其事也大樂正又為之論說其理上章教世子則在學之時大樂正小樂正之教皆業也惟不在學時師傅保之薰陶涵養為能成其德故曰父師司成此教國子俊選則大師與執禮者與典書者與小樂正等所詔亦業而已惟大司樂論說義理使之通曉開悟為能成其德故以大司樂為司成既言大樂正授數而又特言大司成論說蓋授數猶未離乎業於論說始可言成也成猶成於樂之成謂教之之至使其德周完全備無

虧欠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問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爭未盡不問

鄭氏曰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所謂函丈也負牆却就後席相辟也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孔氏曰此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問終則起却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問事之時若尊者序列其事未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輒有咨問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

言揚

鄭氏曰語謂論說於郊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孔氏曰取其賢者歛其才者以爵之德謂有德進謂爵之事謂解世事或吏治之屬舉謂用之言謂能言語應對堪為使命揚亦進舉之類互言之也澄曰語謂合語郊謂郊學按王制不率教者自鄉移之郊自郊移之遂則郊學蓋在鄉學之外遂學之內鄭氏以此為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而升諸司馬今按大樂正掌國學之教何為出就郊學疑是六遂之士已升於郊學而可升於鄉學者鄉大夫就郊學行鄉飲酒之禮於旅酬之時而合語因以審擇士之賢者才者而取歛之取賢謂以德進也歛才謂以事舉以言揚也曰進曰舉曰揚皆謂升之於鄉學也石林葉氏曰六鄉有庠六遂有序郊則在鄉遂之間也自鄉而退者移於此則漸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改自遂而升者由於此則未見國中之教而有所慕

曲藝皆哲言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遠之去聲

孔氏曰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曲藝皆且令謹習以待後語若春待秋時也三事若有一善乃進於衆雖得

進於衆猶不得同爲俊選名曰郊人言猶在郊學也澄曰曲謂一偏曲藝謂射御書數之屬蓋戒勵之使勉於學三即上文德與事言也士在郊學者有德行政事言語則進而舉揚之若但有一曲之藝而無是三者則勉之使學以待在後又語而考察之考察三者之中或有其一即進其品等於曲藝之上然所進非一人又自有高下爲先後之序也成均及取爵於上尊未詳鄭氏以成均爲天子之大學孔疏謂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蓋是鄉學之秀士已升於司徒爲選士者於天子視學飲酒之時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選士升於大學爲俊士者始得謂之成均之上今郊學又語之時曲藝者雖已進等然猶未升鄉學仍在郊學故但謂之郊人以明其未爲鄉學之士也視彼鄉學以選士得升於大學而爲成均之俊士者相去尚遠故曰遠之視彼秀士得升爲司徒之選士可以取爵於上尊者相去亦尚遠故蒙上遠之二字而曰以及也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與虛覲切 饋必刃切鄭氏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興當作釁字之

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饗之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又
釋菜告先聖先師將用也釋菜禮輕釋奠則舞舞則授
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孔氏曰四
時釋奠不及先聖此用幣釋菜及先聖者以始立學者
必釋奠先聖先師此亦始立學及器成重於四時常奠也
釋菜雖作樂不爲舞故不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大胥云
春舍菜合舞彼謂欲合舞先釋菜非釋菜之時則合舞
也釋菜虞庠而退乃儂禮其實於東序其禮既殺唯行
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諸侯唯立時王之學此云
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若魯得立三代學也能氏云用幣
則無菜用菜則無幣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
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學注以爲釋菜
奠幣彼是告祭之禮故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
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
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二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饗
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
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即此饗器用幣是也廬陵胡氏
曰儂禮其實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也朱子曰語
即上文合語之語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先
聖周公若孔子孔氏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則
天子亦然天子四時釋奠先師不及先聖則諸侯亦然
立學重故及先聖常奠輕唯祭先師始立學用幣則四
時奠不用幣也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
學釋奠則及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
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宗廟天地之祭其疏數不
同亦此意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

文王世子八

二

十

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

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孔氏曰凡學謂禮樂詩書之

學官即所教之官也教書之官四時於虞庠釋奠先代

明書之師教禮之官四時於瞽宗釋奠先代明禮之師

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

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其教雖各有時其

釋奠則四時各學備而行之後世釋奠祭也方氏曰釋

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絃誦一師夏則因春故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
升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謂凶札師旅唯是不合未子
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國故當為喪紀凶札之
類長樂陳氏曰國有故則否與曲禮曰歲凶祭祀不縣
司意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時
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
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
養老之象類孔氏曰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

文王世子八

十一

子視學之文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知春合
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長樂陳氏曰後言天
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
用其明日誤矣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

此所謂慮之以大也養老所以教孝弟徵召衆學士皆
至欲使人人知孝弟之行也孔氏曰天子視學謂仲春
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大昕者大猶初也凡物初為
大末為小昕猶明也謂視學之晨徵猶召也昕明擊鼓
警動衆人令起鄭氏曰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

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

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此所謂愛之以敬也孔氏曰衆至謂衆人聞鼓聲而起
先至會聚之処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天子既
至乃命有司行釋奠之事有司即詩書禮樂之教官也
于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中鄭氏曰興猶舉也秩常也節
即禮也使有司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
觀禮爾非爲彼報也

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一老

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更江
衡切

此所謂行之以禮也鄭氏曰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

子乃入之養之養老之処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

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有所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名以

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

父兄養之示天下孝弟也羣老無數其禮止以鄉飲酒

言之則席位之処二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也

孔氏曰天子既視學畢適之東序養老処親自釋奠於

先世之老祀先老畢遂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

席位蔡邕以更字爲叟叟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

五人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養切

下孝
養同

此所謂修之以孝養也鄭氏曰適饌省醴親視其所有也發咏謂以樂紉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闕孔氏曰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其珍具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發其歌咏以納之也三老五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修行孝養之道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文王世子八

廿三

此所謂紀之以義也鄭氏曰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詒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也上下之義由清廟與武孔氏曰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

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清廟之詩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會合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也德音謂清廟之詩是文王道德之音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者登歌之後笙入立于堂下管山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比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按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大會聚學士以舞象之事明周之有神有德也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武王詩也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澄曰絃以歌清廟之詩堂上之

樂也既歌以下釋堂上用樂之意蓋清廟之詩是美文王有聖德能盡人倫之道歌詩既畢行旅酬禮乞言於老而老者有語其語皆是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清廟詩所美文王德音之極致相協合語及於此乃禮之最大者管以節大武之舞堂下之樂也合大衆以下釋堂下用樂之意蓋大武之舞是象武王有武德能受天命之事大合衆士以此事使咸知周家有天神之眷祐武王有盛德以代商也達謂通達使人知之興謂興起使人見之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以明上下之義又總釋堂上堂下之樂也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鄭氏曰闋終也所告者謂無筭樂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驩於邑是也孔氏曰諸侯爲畿外羣吏謂畿內王自養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養老如王家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驢謂希驢仰慕行之長樂陳氏曰言養老不及幼及命諸侯羣吏則兼幼言之者耆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然其所重特老者而已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允音悅

記事謂叙記故事遵從古人所行而行養老之禮也慮謂圖謀之始養老以教孝弟於其始而徵召衆士無一不至使知之者廣博是不狹少也故曰慮之以大老人者君之所取法先師先聖又老人之所取法愛其道則敬其人將養老而釋奠于先師先聖敬所本也故曰愛之以敬適養老之所首祀先老繼設席位養老之時行

此二者之禮最在先故曰行之以禮修謂整飭無欠缺
具滋味以致其愛躬省視以致其敬發咏於其入以悅
其耳獻醴於其位以悅其口一如人子養親之孝故曰
修之以孝養堂上堂下之樂相繼而作使人知君父之
貴其樂在上臣子之賤其樂在下由是而衆著于上下
之義故曰紀之以義養老禮終又命諸侯羣吏各歸養
老幼於其國邑以廣仁恩故曰終之以仁古人舉此養
老之一事而六者之美德悉備慮之以大者知所先知
所重智也敬出於禮孝養出於仁此五常之德也不言
信者實有此六德即信也孔氏曰一舉養老之事以示

大小而衆皆知在上之德備具其備具者即慮之以大
而下是也慮之以大是慎其始終之以仁是慎其終養
老之事既慎其始終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則衆何得不
曉喻焉養老而在下衆庶知德之備其在學乎鄭氏曰
喻猶曉也况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所
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澄按說命
所云學習之學此記所引借爲學宮之學蓋此章所記
自教世子及學士以至養老皆學中之禮也

右記學禮凡九節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

長幼之序

此總下文七者之日也鄭氏曰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正者政也長樂劉氏曰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孔氏曰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山陰陸氏曰周官所謂諸子即此庶子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先儒謂庶子諸侯之官誤矣廬陵胡氏曰正謂公族之所取正長樂陳氏曰庶子正公族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教之交乎傍則以睦友教之恆乎下則以子愛澄曰善事親之孝即父子之義也善事兄

文三世子八

廿

之弟即長幼之序也睦友子愛皆孝弟之推睦者和於族友者和於弟子者慈於子愛者慈於幼或云子讀為慈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朝音

此日之第一條也鄭氏曰內朝路寢庭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外朝路寢門外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孔氏曰公族若朝於公之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皆同姓之人不得踰越父兄謂以昭穆長幼為

齒又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其餘非內朝則並計官也此內朝庶子治之其外朝則司士爲之也公族朝於外朝與異姓同處其位次則以官之上下不以齒也按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爲內朝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按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方氏曰庶子言治之司士言爲之治上道也爲下道也山陰陸氏曰治之者以義爲之者以禮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此日之第二條也鄭氏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君之嫡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餼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餼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孔氏曰公

族若在宗廟之中則其立位如外朝之位宗人授百官之事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按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五行傳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位屬水故奉豕又按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犬人屬司寇坳諸侯三卿言之故不云雞犬也其登餼獻受爵不用眾官唯用上嗣按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眾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眾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爲加爵眾賓長又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則此舉奠唯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爾特牲又云嗣舉奠盥入北向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解拜尸答拜所謂受爵也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又無筭爵之後禮畢尸謾而出示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餼所謂餼也特牲禮之所言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餼今此記先云餼者以餼爲重舉重者從後向先進言之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餼時登堂獻

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也
餒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
之以次主

此目之第三條也鄭氏曰大事謂死喪其為君雖皆斬
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明主人恒在
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孔氏曰此謂君喪而庶
子官掌之事也按喪服君為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
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為序義麤者在前義精者
在後精麤謂衰服縷布精麤也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

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為死者服麤者居前服精
者居後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
在上居喪主也方氏曰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之大事服
輕則於喪者為疏服重則於喪者為親以精麤為序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
世降一等

此目之第四條也鄭氏曰異姓為賓為同宗無相賓客
之道膳宰為主人君尊不獻酒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
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孔氏曰此明公與族人燕
食之禮庶子掌之也燕飲必立賓以行禮異姓為賓必

對主人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爲主人使得抗禮酬酢也公旣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旣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假令本是齊襄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總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若與異姓燕飲則宰夫爲膳主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此目之第五條也鄭氏曰在軍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出疆謂朝覲會同也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孔氏曰此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庶子官旣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遷主而呼爲禰旣在國外故依親親之辭若出軍庶子不從公行則掌留守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與下文爲總正室守大廟以下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公卿大夫之適子諸父諸子諸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兄弟者諸兄從諸父諸弟

從諸子也澄曰貴宮貴室下宮下室舊說不通按春秋傳諸侯之廟始祖稱大廟羣公稱宮則此貴宮蓋謂羣公之廟下宮謂羣公之下者昭穆四親廟稱貴宮親廟之外別立廟如魯仲子之宮之類則稱下宮也宮統言室則以宮之中一室言也貴宮之室曰貴宮貴室下宮之室則曰下宮下室此後申釋前文但言貴室下室而不復言貴宮下宮可見宮與室之非二矣鄭注以貴宮貴室總爲路寢下宮爲親廟下室爲燕寢二貴則宮室混爲一二下則宮室分爲二又親廟貶稱下宮而但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而以諸父守之是尊已所居而卑祖禰也義殊未安方氏以貴宮貴室爲昭廟下宮下室爲穆廟昭穆等爾何乃尊昭而稱爲貴卑穆而稱爲賤乎山陰陸氏以貴宮貴室若魯公廟下宮下室若羣公廟似矣然魯公廟寔僭倣周之文世室武世室他國無之又且四親廟豈可貶之而以下爲稱乎廬陵胡氏以貴宮下宮皆人所居貴室下室則親廟高祖以下亦未爲是蓋君出之時庶子官但以族人守宮廟而已若君之所居無容族人守之也公宮是總言大廟貴宮下宮五廟共爲都宮故總謂之公宮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

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賄
賄承含皆有正焉冠取相為之為並去聲賄芳鳳切
賄音附承鄭讀為贈含胡暗切

此目之第六條也鄭氏曰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
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
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孔氏曰祖廟未毀謂司
高祖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今云五廟容顯考為始封子
高祖為四世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
不毀故為五廟也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四世同
高祖有總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袒免贈車馬賄財
帛含珠玉繻衣服皆贈喪之物總謂之贈贈送也正謂

八文五世子

廿一

庶子之官正之以禮使賄賂隨其親疏也澄曰按士喪
禮含賄賂贈四者各有其禮贈謂贈以幣帛在將葬之
時孔疏謂賄賂含繻總稱曰贈非也長樂陳氏承讀如
字不改為贈而曰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
凡王可以為渠眉疏壁者皆承也亦未見其勝於舊說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剝亦告于甸人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
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
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

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無官刑遍甸大

織讀為殲又之林切又子廉切告讀為鞠獻魚列切辟婢亦切為之云偽切

此目之第七條也長樂陳氏曰公之於族示之以孝悌睦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廟朝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喪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致其親示之以宮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弔免所以教其義俟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也其死罪則縊之於甸人其刑罪則織剝者亦告于甸人不忍與衆棄之也必於甸人者以甸人共祭薦之物故也鄭氏曰縣縊殺之曰磬甸人掌郊野之官不

卷之五

二十四

於市朝者隱之也織讀為殲殲刺也剝割也宮割臏墨劓刑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成半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者君毋言宥則答之以將吏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也罪既正不可宥公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白已刑殺也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裘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裘同姓則總麻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之者不往

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澄曰鞠窮治也
孔氏曰獄成謂獄斷既平定其罪狀也公又使人追之
謂追止行刑殺之人曰雖重罪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
殺也素服不舉饌食爲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疏倫輩之
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此素服衣裳皆素凶事用布令
用素爲吉吉時皮弁服白布衣素積裳以采爲領緣今
衣裳皆素爲凶非如喪服五服之限云素服不言素冠
故知亦皮弁公族雖犯官刑不行官刑但髡去其髮盧
陪胡氏曰有司又曰在辟以示後世臣執法宜其君
用刑宜寬及三宥不對亦出致刑于甸人春秋傳曰臣
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程子曰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
罪者有服也朱子曰此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
哭之下脫於異姓之廟五字當補之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
官體異姓也

長樂劉氏曰作記者既載文王周公所行之法丁前自
此至不翦其類也又以其意解釋厥義于後孔氏曰內
親欲使親在其內也故於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以
爲齒列者欲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若族人在外朝
則不復計年以官爲次蓋外朝主尊別不得以私恩爲

異方氏曰體謂與之為一體與後體百姓之體同澄曰此覆釋目之第一條

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餼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鄭氏曰崇高也授事以官官各有能也上嗣祖之正統孔氏曰廟中行禮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故列爵為位是崇有德也官由賢能而與今欲尊崇七賢故授事以表之也適子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餼尸饌是尊祖之道理也方氏曰宗廟之中序爵以辯貴賤爵不踰德故謂之崇德序事以辯賢否授事以官故

謂之尊賢上文言獻受爵此止言受爵以上見之也解上文或此略而彼詳或此詳而彼略義皆放此澄曰德謂有德賢謂優於其事此覆釋目之第二條

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

方氏曰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奪者對子之名不奪則子之使無失其為親也孔氏曰不計爵之尊卑以服之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二是本奪人本親之恩澄曰此覆釋目之第三條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之殺也殺色戒切

鄭氏曰以至尊才自異於親之列殺差也孔氏曰公降已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則民有親屬者不相遺棄是使孝弟之道通達於下也近者食稠遠者食希是殺也方氏曰君與族燕以齒則不敢以君之位而加於父兄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澄曰此覆釋目之第四條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鄭氏曰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行主君父之象孔氏曰在軍載主以行示不自專使庶子官主守而

尊之此是孝愛之深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使適子守太廟是尊宗廟之室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著明也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澄曰此覆釋目之第五條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贈睦友之道也

孔氏曰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既與君有親何得爲庶人蓋賤其無能也君敬重

弔臨賙賻不使闕失者是親睦和友之道也澄曰此覆釋目之第六條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鄉言亮切

方氏曰如上所言皆庶子之官所治也凡言邦國者諸

侯之國也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方者道之方也鄭氏

曰鄉方言知所鄉孔氏曰此合結庶子官之義而先結

於此者以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也澄曰七者之

目方釋其六而先以此總結之然後別釋第七條之目

于后者以刑殺其親非義事故離而言之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

文王世子八

廿八

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弟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

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啜之也骨肉之親無絕

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為服為忝祖並云為切遠之去聲

鄭氏曰犯猶干也術法也孔氏曰國立有司以法齊治

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壞有司之正法雖公族之

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故曰所以體百姓也異姓刑

之於市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処者不與國人謀慮兄

弟也弗弔弗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故

遠之也素服居外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啜之也所以然

者骨肉之親無斷絕之理故也方氏曰有司以正行法

故無貴賤親疎之間苟以公族之故乃欲奸有司使獲免焉則法失其正矣故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刑下隱則非與衆棄之矣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公族不止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素服居外不聽樂則以哀未忘也遠之者公義也哀未忘則有私愛存焉故曰私喪之也夫有生所以傳類而官刑則無生之道焉故公族無官刑澄曰此覆釋目之第七條

右記族禮凡一節

